

◎传统文化名篇赏析丛书

傅德岷 赖云琪等◎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古文观止名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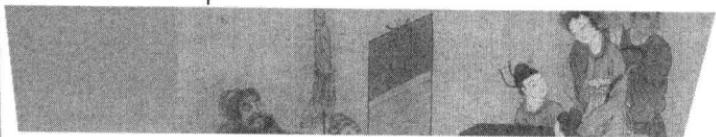
◎ 传统文化名篇赏析丛书

古文观止名篇赏析

傅德岷 赖云琪等 ◎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观止名篇赏析 / 傅德岷等编著 . —成都:巴蜀书社, 2011. 8

ISBN 978-7-80752-856-2

I. ①古… II. ①傅…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欣赏—中国 IV. ①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588 号

古文观止名篇赏析

傅德岷等编著

责任编辑	施维
设计	周明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张	12
字数	455 千
书号	ISBN 978-7-80752-856-2
定价	2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弁 言 / 施维

谈到传统文化,不能不谈到孔子。孔子在《论语》中的第一句话是: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这句话在中国妇孺皆知,只不过这个“皆知”,还停留在表面的字义上。关于学习,天才学者刘咸忻在《推十书》中曾经精辟地说道:

何以为学? 学为人也。千万年,千万人,唯此一事而已。

刘咸忻先生把锤炼品格、为人处世作为了学习和培养人才的第一要务。可惜多数人的学习,是从书本到书本,缺乏在实践中反观批判的功夫,难以找到“学而时习之”的快乐。

但是,孔子这句话确实是读书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可惜知之者少,行之者更少,以致千百年来这句被无数师长用来教导学生用功但不太管用的名言,被大大地“浅读”了。

孔子的学生大多是栋梁之才,《论语》中的很多地方都在谈做人的智慧、行为的准则、行走社会的本事。这智慧、这本事在学习中获得,又在实践中反复体悟到了,就得到了“兼善天下”的平台,人生的价值最大化,这难道不是很快乐的事吗? 所以宋初名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见罗大经《鹤林玉露》),诚非虚言。

漫漫黑夜两千年,或许让孔子满意的正解终于在明代正德年间出现了,诠释者的名字叫王守仁,号阳明。阳明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读书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什么反复学习圣贤经典却找不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最后在龙场驿悟道,找到了他认为畅行天下的智慧:

知行合一

靠着这个“知行合一”，阳明先生成为了当时最能解决疑难国事的大吏、最能打胜仗的统帅、最具人气和创新精神的哲学家；并罕见地达到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人生境界。

“学而时习之”与“知行合一”相表里，孔子和王阳明强调的重点都在学习与实践的结合，他们一再强调正确者行之，错误者改之，在实践中体悟做人的道理，运用做事的智慧。但人非圣贤，古往今来真正能够践行者极少，否则为什么芸芸众生大都被性格决定了命运？

但“学而时习之”与“知行合一”又是极简单的道理，只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就免了），排除万难，努力去做，我们就会终身受益，就像今年我国的达人冠军刘伟坚毅地说“他们能我也能（大意）”并持之以恒地做一样。

002

沉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可以给予我们智慧、陶冶我们心性、调和我们气韵、改善我们生活的，如果你想自己和子女成为一个底蕴深厚的人、一个豁达机智的人，一个脱离了被性格主宰命运的人，读点国学，汲取精华，躬身践行，必然大有裨益。但目前汗牛充栋的传统文化读本可谓正读与误解并存，链接与抄袭齐飞，读者和家长对国学读本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

《传统文化名篇赏析丛书》由傅德岷先生领衔主创，凡 10 种，基本包括了国学的主要内容。傅德岷教授乃国内颇具影响的资深国学专家、散文理论家、作家，他与一大批学术根底深厚并富有识见才情的学者创作的这套《传统文化名篇赏析丛书》，形式新颖，视野开阔，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极便阅读和教学，是目前传统文化普及读本中不可多见的上乘佳作。

2011 年 3 月 20 日于成都乾元斋

目 录

左 传

- | | |
|-----|----------------|
| 001 |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
| 004 | 石碏谏宠州吁 |
| 005 | 臧僖伯谏观鱼(僖公五年) |
| 007 |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 |
| 008 | 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 |
| 010 | 子鱼论战(僖公二十二年) |
| 011 | 介之推不言禄(僖公二十四年) |
| 013 |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
| 014 | 蹇叔哭师(僖公三十二年) |
| 016 | 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 |
| 018 | 晏子不死君难(襄公二十五年) |
| 020 | 季札观周乐(襄公二十九年) |
| 022 | 子产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 |

001

国 语

- | | |
|-----|--------------|
| 024 | 祭公谏征犬戎(周语上) |
| 027 | 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上) |

公羊传

- | | |
|-----|---------------|
| 029 |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 |
|-----|---------------|

谷梁传

- | | |
|-----|--------------|
| 031 |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
|-----|--------------|

礼 记

- | | |
|-----|--------------|
| 032 | 曾子易箦(檀弓上) |
| 033 | 公子重耳对秦客(檀弓下) |

战国策

- | | |
|-----|---------|
| 035 | 苏秦以连横说秦 |
| 040 | 司马错论伐蜀 |
| 042 | 范雎说秦王 |
| 045 | 邹忌讽齐王纳谏 |

- 048 冯谖客孟尝君
052 赵威后问齐使
053 触詟说赵太后
056 鲁仲连义不帝秦
062 唐雎不辱使命
064 乐毅报燕王书

李 斯

- 068 谏逐客书

楚 辞

- 072 卜 居
075 宋玉对楚王问

史 记

- 077 项羽本纪赞
079 孔子世家赞
080 外戚世家序
082 伯夷列传
087 管晏列传
092 屈原列传
098 酷吏列传序
100 游侠列传序
104 太史公自序

司 马 迁

- 109 报任安书

汉高帝

- 120 求贤诏

汉武帝

- 121 求茂材异等诏

贾 谊

- 122 过秦论(上)
126 治安策(一)

晁 错

- 131 论贵粟疏

邹 阳

- 135 狱中上梁王书

杨 恽	
140	报孙会宗书
光武帝	
143	临淄劳耿弇
诸葛亮	
144	前出师表
146	后出师表
李 密	
149	陈情表
王羲之	
152	兰亭集序
陶渊明	
154	归去来辞
156	桃花源记
157	五柳先生传
魏 征	
159	谏太宗十思疏
王 勃	
162	滕王阁序
李 白	
167	与韩荆州书
169	春夜宴桃李园序
李 华	
171	吊古战场文
刘禹锡	
174	陋室铭
杜 牧	
175	阿房宫赋
韩 愈	
178	原道
184	原毁
186	获麟解
188	杂说一

- 189 杂说四
190 师说
192 进学解
196 讳辩
198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200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203 与于襄阳书
206 应科目时与人书
207 送孟东野序
211 送李愿归盘谷序
213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214 祭十二郎文
218 祭鳄鱼文
221 柳子厚墓志铭

柳宗元

- 225 捕蛇者说
228 种树郭橐驼传
230 梓人传
235 愚溪诗序
237 钩潭西小丘记
239 小石城山记

王禹偁

- 241 待漏院记
244 黄冈竹楼记

范仲淹

- 246 严先生祠堂记
248 岳阳楼记

司马光

- 250 谏院题名记

欧阳修

- 252 朋党论
255 纵囚论
256 《梅圣俞诗集》序
259 五代史伶官传序

- 261 五代史宦者传论
263 相州昼锦堂记
265 丰乐亭记
266 醉翁亭记
268 秋声赋
270 祭石曼卿文

苏 淳

- 272 管仲论
274 辨奸论
276 心 术
279 张益州画像记

苏 轼

- 283 刑赏忠厚之至论
285 范增论
287 留侯论
289 贾谊论
292 晁错论
294 上梅直讲书
296 喜雨亭记
298 超然台记
301 放鹤亭记
303 石钟山记
306 潮州韩文公庙碑
310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312 前赤壁赋
315 后赤壁赋
317 三槐堂铭
320 方山子传

005

苏 辇

- 322 六国论
324 上枢密韩太尉书
326 黄州快哉亭记

曾 巩

- 329 寄欧阳舍人书

王安石

- 332 读《孟尝君传》
333 同学一首别子固
335 游褒禅山记

宋濂

- 337 送天台陈庭学序
339 阅江楼记

刘基

- 342 司马季主论卜
344 卖柑者言

方孝孺

- 345 深虑论
348 豫让论

王鏊

- 351 亲政篇

王守仁

- 355 尊经阁记
358 痞旅文

唐顺之

- 361 信陵君救赵论

归有光

- 365 沧浪亭记

王世贞

- 366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袁宏道

- 368 徐文长传

张溥

- 371 五人墓碑记

左传

《左传》的作者，历来说法各异，较早的看法认为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盲君子左丘明，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司马迁和班固。《论语·公冶长》中曾论及左丘明其人，如某些文献所说，左丘明是鲁国一个颇有声望的史官，孔子尊重此人，故引其言以自重。而《左传》也屡称“仲尼”，可见《左传》作者也十分敬重孔子的学问为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左传》多言之，也可推断在学术上他们不为一派。后来，关于《左传》的作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有人认为是战国卫军事家吴起，有人认为是汉代学者刘歆，还有人认为是战国初期一位佚名之士。现在一般的观点还是倾向于接受司马迁的意见，认为《左传》作者是左丘明，后来该书又经过许多人增益而成。《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散文著作，其参照《春秋》体例，按春秋时鲁国十二个国君在位的年代，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春秋各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的大小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从文学角度看，《左传》以其详尽而灵活多变的叙事结构、生动简括的叙事语言、主观明确的叙事态度成为先秦历史文学的一部典范之作。《左传》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擅长描写战争以及人物的个性特征，行文辞令之美尤为历代文学家所激赏。《古文观止》选《左传》三十四篇，几乎占全书的六分之一。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①。生庄公及共叔段^②。庄公寤生^③，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④，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⑤。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⑥，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⑦。

祭仲曰^⑧：“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⑨。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⑩；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⑪。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⑫？”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⑬。蔓，难图也^⑭。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⑮。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⑯。公子吕曰^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⑩。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⑪。”公曰：“不义不昵^⑫，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⑬，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⑭，大叔出奔共。

书曰^⑮：“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⑯。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⑰，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⑱！”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⑲，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⑳。”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㉑。《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㉒。’其是之谓乎！”

002

①申：国名，姜姓。武姜：表示其丈夫为武公，娘家姓姜。②共（gōng）：国名，在今河南辉县。叔：指段是庄公之弟。段后出奔共，所以称为共叔段。③寤（wù）生：胎儿出生时脚先出来，即难产。寤，通“悟”，逆。④亟（qì）：屡次。⑤制：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⑥岩邑：险要的地方。虢叔：东虢国的国君。⑦京：郑邑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大：同“太”。⑧祭（zhài）仲：郑大夫。⑨雉：量词。古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⑩参：同“叁”，即三。都、国：相对而言，都指一般的都邑，国指国都。⑪度：法度。制：制度。⑫辟：同“避”。⑬为：安排。滋蔓：滋长蔓延。⑭图：图谋。⑮毙：跌跤，失败。⑯鄙：边邑。贰：两属，属二主。贰于己，一方面属于庄公，一方面属于自己。⑰公子吕：字子封，郑大夫。⑱廪延：郑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北。⑲厚：指土地扩大，势力增强。⑳昵：亲近，此处指团结。㉑完：修葺。缮：修理，制造。具：准备。乘：兵车。㉒五月辛丑：古人以干支纪年，此即指公元前年五月二十三日。㉓书：指《春秋》经文。㉔郑志：郑伯的意图。难：感到为难。因为言出奔有专罪叔段之嫌，实际上郑伯也有责任。㉕颍考叔：郑大夫。颍谷：郑边邑，在今河南登封西。封人：管理疆界的官。㉖繄（yī）：句首发语词。㉗阙：通“掘”，挖掘。㉘泄泄（yì）：和上文的“融融”，都是形容快乐舒畅的样子。㉙施（yí）：延及，扩展。㉚匮：穷尽。锡：通“赐”。赐予，给予。

当初，郑武公在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难产，使姜氏感到惊恐，所以取名“寤生”，并因此厌恶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立他做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不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

氏替段请求制邑。庄公说：“制是地势险要的地方，虢叔曾死在那里，别的地方唯命是从。”便请求京邑，让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为京城太叔。

祭仲说：“凡是都邑的城墙边长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的制度：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超过规定，不合先王的制度。您将会受不了的。”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有哪里能躲避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能满足呢？不如及早加以安排，不要让她的势力滋长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尚且不易铲除掉，何况您那受宠的胞弟呢？”庄公说：“做多了不合理的事情，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姑且等着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状况，您打算怎么办？君王想把君位让给太叔，臣请求索性侍奉他；如果不给，那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有其他的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将会自取灭亡的。”

太叔进而又把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延伸到廪延。公子吕说：“可以下手了！他势力雄厚，将会得到更多的拥戴者。”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团结人，势力雄厚，反而会崩溃。”

太叔整治城郭，积聚粮食，修补盔甲武器，装备步兵和战车，准备袭击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替他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行了！”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讨伐京城。京城人反叛太叔。太叔逃到鄢邑，庄公又讨伐鄢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邑。

《春秋》写：“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像胞弟，所以不用“弟”字；兄弟相争，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讽刺他对胞弟有失教诲；也表明了庄公的本意，不说“出奔”，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

于是，庄公将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了。

颍考叔当时在颍谷做管理疆界的官，听说了这件事，就特意向庄公进献礼品。庄公宴请他，吃饭时，他把带汁的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他说：“小人有老母，小人的食物她都已尝过，但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请求你让我带回去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咳！我却偏偏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对他说明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的悔意。颍考叔回答说：“君王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掘地见到泉水，在隧道里相见，谁又能说您违背了誓言呢？”庄公听从了这个建议。庄公进入隧道并赋诗说：“身在大隧中，乐如水乳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身出大隧外，精神真爽快。”于是恢复了像从前那样的母子关系。

君子说：“颍考叔是真正的孝子。爱他的母亲，扩大而及庄公。《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竭尽，永远可以赐给你的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

种情况吧。”

本篇见《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郑庄公图谋霸业之前的一段插曲。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势力日下，郑庄公凭借他作为王室卿士的有利条件，首先崛起谋取霸主地位。此时，他的家族却发生内讧。本篇以大量笔墨细致刻画了郑庄公母子兄弟之间矛盾发生发展的过程，将春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矛盾斗争的一个侧面作了生动的揭示。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来体现其性格，文字简洁含蓄，人物性格却鲜明突出，姜氏的偏私任性，共叔段的骄横野心，颍考叔的忠孝智慧，都栩栩如生。尤其是通过郑庄公的言行，使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处于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主动权一直握在他手中。通过养共叔段的骄，纵共叔段的欲，诱其恶性膨胀，最后自我毁灭。“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更是一出心照不宣的滑稽戏，因为血腥的厮杀早已剥去了那层温情脉脉的孝悌面纱。本篇表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被归有光称为“左氏笔力之最高者”。

石碏谏宠州吁

004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①，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②。又娶于陈，曰厉妫^③。生孝伯，蚤死^④。其娣戴妫^⑤，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⑥。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⑦：“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⑧，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⑨，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⑩，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⑪。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⑫。

^①东宫：太子所居宫室，故太子也称东宫。^②《硕人》：见《诗经·卫风》。^③妫（guī）：陈国为妫姓，厉和下文的戴都是谥号。^④蚤：通“早”。^⑤娣（dì）：春秋时代，妹妹随姐姐而嫁，其妹叫娣。^⑥嬖（bì）人：地位低下的宠妾。^⑦石碏（què）：卫大夫。^⑧义方：犹道义，正道。^⑨眡（zhěn）：忍受，克制。^⑩行：遵循，服从。^⑪速：招致。^⑫老：告老退休。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她容貌美丽却没有生儿子，卫国人为了她创作了《硕人》这首诗。卫庄公又在陈国娶妻，名叫厉妫。生了孝伯，很小就死了。厉妫的随嫁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的儿子，得到庄公的宠爱而喜欢舞刀弄剑。庄公不禁止，庄姜很讨厌他。

石碏劝谏庄公说：“我听说爱自己的儿子，要教他规矩道义，不要使他走上邪路。骄傲、奢侈、放荡、逸乐，这是走上邪路的开端，这四种恶习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宠爱和赏赐太过分。如果您打算立州吁为太子，就定下来；若还没有，那就会逐步导致祸乱。那种受到宠爱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自己的人，是极少的。再说卑贱妨害高贵，年少凌驾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欺侮强大，淫乱破坏道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六种违反义理的情况。君主行事合理，臣子服从命令，父亲慈祥，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六种所谓顺理的情况。抛弃顺理的事去效法逆理的事，就会招致祸害的到来。做君主的应当致力于去掉祸害，现在反而促使祸害的到来，恐怕不可以吧！”庄公不听。

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往，石碏禁止，没有用。到桓公即位，石碏告老退休。

005

本文借卫国大夫石碏之口，说出了礼法教子的重要。卫庄公溺爱自己的儿子州吁，一味放任其骄奢淫逸，没有按照正确的礼法去教育约束他，但石碏清醒而敏锐地认识到了潜在的危机，因此对卫庄公进谏，提出爱子之法为教子以“义方”，但卫庄公对这种逆耳忠言却听不进去。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卫公室的内讧，隐公四年州吁作乱，杀桓公自立。如何爱子女是经年不衰的话题，自古以来对子女宠爱骄纵都不会有好的结果，这则故事对今天做父母的人来说仍有借鉴意义。但文章中的“六逆”、“六顺”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伦理秩序和等级观念。文章最后写石碏的儿子不听父命、不尊礼法而与州吁交好，也是文章中暗藏的一个讽刺，说明子女教育成才确非易事。

臧僖伯谏观鱼(隐公五年)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①。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②，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③。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

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④，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⑤，以数军实。昭文章^⑥，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⑦，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⑧，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⑨。”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⑩。”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①棠：鲁国地名，在今山东鱼台西北。鱼者：即捕鱼者，指捕鱼之事。②讲：讲习，演示。大事：指祭祀和兵戎。③軌物：指法度礼制。④蒐（sōu）、苗、狝（xiǎn）、狩：为古代四季田猎专名。蒐：搜索，春天打猎，搜寻未怀胎的禽兽。苗：夏天打猎，猎取危害庄稼的禽兽。狝：杀，秋天打猎，顺应秋天肃杀之气杀死禽兽。狩：围守，冬天打猎，各种禽兽都能猎取。⑤饮至：国君外出还朝后必报告于宗庙，并对从者有慰劳，叫做饮至。⑥文章：犹言文采，此指车服旌旗的颜色花纹。⑦俎（zǔ）：祭祀时用的礼器。⑧皂隶：古代的贱役。⑨略：巡行视察边境。⑩矢：陈列。

006

春天，鲁隐公打算到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劝阻说：“凡是物品不能用来讲习祭祀和兵戎等国家大事，它的材料不能用来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就不会对它有所举动。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法制和礼仪中去的人。所以，讲习大事来衡量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来显示等级文采叫做物；事情不合于軌物，叫做乱政。乱政屡次实行，就是国家衰败的原因。所以，春夏秋冬这四种打猎的仪式都是在农闲时演习武事。每三年出城大演习一次，回城时就整顿军队，然后到宗庙祭告，宴请犒赏随从，清点田猎的擒获。要显示车服旌旗的文采，表明各级各等的贵贱，辨别各类人员的等级，理顺年龄长幼的次序，这是演习各种威仪。鸟兽的肉不能装入祭器，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能用于礼器上的装饰，国君就不去射杀它们，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产，一般器具的材料，这是下等贱役的事，专职官员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该参与的。”隐公说：“我准备巡行视察边境。”于是动身前往，在那里陈列捕鱼的用具而加以观赏。僖伯推说有病没有随从。《春秋》说：“隐公陈设渔具在棠地。”这是批评隐公此举不合礼仪，而且棠地远离国都。

臧僖伯是鲁国著名的贤臣，本文描述了他用礼制思想劝阻鲁隐公到棠地观鱼的事情。他认为国君应该按照礼法来行事，作为臣下和民众的表率，才能将百姓也纳入礼制与法度中去。在今天看来，一国之君，偶尔观看捕鱼本也不是什么大事。但臧僖伯却把此事提高到和社稷、政治攸